



Li Zhi

是什么时候了?历史的退出使我们来到边缘,来到这座浓荫蔽隐之下的茅屋。也许已经过了很久很久,时间中断,在裂隙的自在空间,有青鸟在树上啁啾,或是一阵风?阳光从窗棂透来,也许是潋热的六月正午,太阳火红。

退出历史

……遗忘时间,退出历史,只有身。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孤独而深沉。像一棵树与一棵树,结成了一起,真实性的。在一种美,如刀肉,又最坚毅果敢的部分,走出以及返回,循环往复。

此时,身体在敞开,飘忽肉桂之清香于野外。敞开,如一瓣娇美着落之花菲。

历史,在身体的温煦以及融美的本质深处,是血的智慧。

是什么时候了?

这是些欲望的日子,是逃离人间的日子。这些日子,时间如寒光悬挂于屋上的参天大树,诉说以及倾听,以及相互抵达。无比的宽透。

……很低,低过清醒。一次克己的证明,时间在距离现实以后,变得得近于奢侈。语言是苍白,只有身体在靠拢,依偎。无比的宽透……有泪水流过面颊,有最美好的此刻,还有什么比此刻更重要?翻来



野蔷薇文丛

退出历史

艾 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退出历史
作 者 艾 云
责任编辑 孙 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阜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123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238—9/I·98
定 价 1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目
录

细读繁漪	1
退出历史	7
相遇	11
启迪	21
逃出时间	29
女人与思想	34
人能守住一个永恒吗	40
拒绝呵护	49
深情	54
旷古的女人	62
驿站	66
把生命拉向河滩	71
和谐以及恐惧	75
一人独处	85
爱是一种深度体验	88
低地女人	91
女人如植物	96
成熟的妇人	98



变化始自何时	101
女儿和女人	104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112
烦恼时的解脱是卧榻	114
牵手	116
她在老年,却是青翠欲滴	121
身体的物质性	123
眼睛·眼泪	128
友情	132
提醒	135
温暖写意	137
谨慎的事情	139
拘谨	144
在假想中,在语言中	146
故事战胜死亡	149
女人遵从普遍标准就会老	151
名女人素描	155
只差那么一点儿的点拨	158
怎样承诺良心的交付	163
男人总是害怕堕落	168



不苛求他人	171
支撑一个人每天的	173
某种震撼	175
我只能承担我自己	177
酣梦无扰	179
故乡来人	181
普通一天	185
写不出来的时候	191
被磨钝的感觉	196
为什么写不出来	202
烦躁	212
惰懒	215
惶乱	218
下午,百无聊赖	221
乱想	223
在坡地,在凹处……	226
接下来的年月	231
作为屋檐还是疆场	235
就像厮守一个虚无	238



生活在何处	243
全靠自己	245
虚静	250



细读繁漪

深秋之夜浓重的露水打湿了台阶，身着紫色裙裾窸窣窸窣的繁漪从那间房子里走出，幽灵一般的暗影与隐隐绰绰的花影映成惨淡而鬼魅的轮廓。锦衣玉食的优渥又怎么样，失眠加重了，黑眼圈却在无有烟尘的日子叠累着伤残之弱水三千。不病怎的。

周朴园那逐渐衰败的身体已经使她感到彻底绝望，抚摸上去像抚摸一段无望老树之残躯。绝望始自白天，又勾连起那些重要的夜晚。这个正值盛年的女人，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敏感地蓬勃生长。有一种饥渴是来自生命最隐晦的深处，常有欲望如蜿蜒的蛇在体内的幽径草丛穿梭不停，秩序的生活关

闭的是一扇永远也打不开的黑门，把阳光的日子关在了门外。旋即夕阳落山了，夜又降临。一到深夜她就止不住无眠。清清楚楚听着自己的心跳，每一分钟这肉体都在风中悬浮和闲置，它怕是要成纸鸢那般的缥缈无着，然后一个筋斗跌下，砰地粉碎为齏粉了。怎么说出这夜晚呢？由于这夜晚深秋残花的幽香，她止不住那种渴望。渴望沿着生命的每一细微深处的抚摸，渴望超过沼泽与湖泊的穿透，渴望那年轻而迷人的另一个给以历史的证明。有一种气息她嗅到了，伴随着强烈的震颤以及眩晕，她整个地被裹挟。已经嗅到的这气息使她更觉残酷，一个盛年的女人，在觉醒中如百合那般地敞开，她渴望接受雨露与阳光。敞开后又必须封闭，封闭成一口古井，然后干涸，四周长满荒草，无人采撷的荒径。古井已经枯竭，森林已凋敝成朽木。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过的馨香馥郁有谁证明？

此时，不再需要如少女时期那些动人的字眼或是寻求灵的沟通。现在要的是全身心的沟通、舒展，肉体的穿越此时成为了最高的信仰。饥渴处有一蓬大草拽出生命的风铃……

周萍，在可能相遇的比率中，这是惟一的男人。繁漪拉开布幔，看到了他颇高清癯俊雅年轻的



一切。一个有过成熟经验的女人一下子就识准了这男人全部的引人之所在。那忧郁的目光，深藏于心的对女人懵懂而又渴望的初春等待，犹如阳光撕碎了繁漪的阴霾。他应该由一个女人用心魂以及肉体塑造，这需要一个温存而成熟的女人。

一切该发生的全都发生了。

那年轻、忧郁而儒雅的男人，只要一看到，她周身便战栗不已。她不要名份，不要仅仅去作一个妻子或是一个母亲，她得拥有她的时间，留给自己的那些平凡的奇迹，日常的欢悦以及美丽。她怎么轻轻地就抖掉越界的荷重？

有一种战栗来自生命深处。

深宅大院有死一样的静寂，朱红色的帷幔偎簇在繁漪的脚下。现在，繁漪已经不再缱绻乏困，不再一个长长的哈欠，把半生的时光说打发就打发了。后花园的树发出了响声，有萍儿的影子在花隙间闪过，那男人充满精元之气的呼吸正隐隐传来。那倜傥而向上的身影，是繁漪日夜的梦。

此时她敞开着，已从那朽迈之气中拔出，来到这奇香异彩的地方。体内疯狂生长着大欲望，关于生命过程与情欲过程的演绎。女人内里的秘密多是为流逝的岁月而凭吊，眼看时间在自己一寸寸松弛臃赘

的肌肤上跳荡，闪出一串串衰败而趑趄的光圈。繁漪有什么呢？她还有多少牧笛横吹平沙静浪的岁月？她凭直感悟到自己正在喀嚓作响的时间的断裂处。抓住他，抓住他。是魔鬼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

她警觉得如同狡兔，她要他只成为她惟一的男人。

有那元气充盈的身体带她一道上升，完全可以抵御那衰败残破的入侵。从此的繁漪目光明亮神采奕奕初如少女。他只是属于繁漪的男人，不是别的。继母的繁漪与周萍之间本来就不隶属于一般血脉的传递和家族的秘密，而只是属于男人和女人的气息。没有乱伦和犯罪的感觉，只在飞扬轻盈的花絮中，仙子一般翩翩霓裳，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太阳，匍匐于地。我的王。

他能成为她惟一的男人吗？

这一天，无边无际的恐惧攫住了她。谁能陪伴她走完孤独的生命历程？她迷恋周萍的年轻，也正因为这年轻她更加羁留不住。周朴园冉冉老去的肉体只会加速着她的香消玉殒。正是周萍复活了年轻的父亲。繁漪站在了生命两极的中端。她原想既占有父亲的形式又占有儿子的内容。谁给她以这样的



贪婪？她有足够智慧去破译这如此繁复深奥的生命内容吗？她没有想到她走入的是青春时节冒险而刺激的游戏，而悲剧的种子也在那个夜晚种植下来。罂粟正悄悄蛰动出它美丽欲滴的绝美。

他无法成为她惟一的男人。他从一个成熟女人那里学习了经验，一个夜晚过后他便完成了作为男人的质变。然后，面对罪的折磨，他良心抵挡不住，他本来便孱弱绵软；现在，他要抽身而退了。他得寻找他明媚而健壮的生活。于是，有了凤儿。

繁漪无法想象周萍将从此从她的生命深渊处消失。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从此，什么是繁漪的命？不再有鹅黄色的暖床，红妆点唇，眉黛叠翠。虚无抽象出死亡的图案，红尘若泥，芳丘艳鬼……

这是繁漪的命定。

再也没有那眩晕的战栗的时辰了？再也没有那种一想起便两眼放光双颊酡红的时辰了？那时的繁漪冲出黑屋在天上飞，飞得真高。她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飞下去，谁知“啪”的一个跌落，一切依旧于沉沦死寂。

一个女人一旦肉体的复活成为了事实，那么她便无法再忍受那些无望与麻木钝然的蹂躏。她还能有什么呢？而从此，必须承受无望的空等，只有风吹

打着窗棂。繁漪倚栏而泣。以后，有她闭门闲坐一日三省吾身的时间。

远处传来虚涵而不祥的雷雨之声，繁漪不知，有如河之血将流过这奢华而古老的宅院，弥漫出爱的血腥之香。年轻的生命在雷雨中死去，留下的是这些空蛀的衰朽。悲剧正在这个家族上演最惨烈的剧目，目击者受到本世纪以来最残酷的惩罚，他们活比死艰难。

繁漪总算活过，虽然那已成血流如注的记忆。



退出历史

是什么时候了？历史的退出使我们来到边缘，来到这座浓荫蔽隐之下的茅屋。也许已经过了很久很久，时间中断，在裂隙的自在空间，有青鸟在树上啁啾，或是一阵风？阳光从窗棂透来，也许是溽热的六月正午，太阳火红。

……遗忘时间，退出历史，只有身边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孤独而深情。有两棵树秀藤恩怨无结，缠在了一起，真实性的相互触摸，在身体最柔软婉约而又最坚毅果敢的部分，走出以及返回，循环往复。

此时，身体在敞开，飘逸肉桂之清芬于野外。敞开，如一瓣娇美羞涩之花萼。

历史，在身体的温热以及战栗的本质深谷。是血的智慧。

是什么时候了？

这是些欲望的日子，是逃离人间的日子。这些日子，时间如突兀悬挂于崖上的参天大树，诉说以及倾听，以及相互抵达。无比的穿透。

……极乐，狂迷不醒。一次充分的证明，时间在超离现实以后，华丽得近乎奢侈。语言是苍白的，只有身体的靠拢、依偎，无比的穿透……有泪水流过面颊，多么美好的此刻，还有什么比此刻更重要？翻来覆去，有一些历史承担的日子独自一个人在纸上写满了字迹，那是参与历史的明鉴。现在，这稿纸如叶子般飘飘洒洒从四面飞来，成为温暖男人与女人自身的褥被，有一些字迹通过皮肤之后熠熠生辉，金子般溶入时间的土壤，转瞬长成大树……

不知又过了多久，总之，他们都醒来了，开始用手彼此为对方梳理那一团有些凌乱的头发。有一些清香，他们彼此嗅着，身体散发出迷人的宁馨。他们有些不认识似的，彼此有些惊奇地端详着对方，有些羞涩地笑，在一瞥中，背转身去。

又一次拥在了一起。

什么事也不愿做，也做不成了。没有半点尘嚣的扰攘，在浑黄的史前没有时间概念，花萼开放而又收缩，全部的圆满，苍穹的拱顶搭起玫瑰花的栈



桥，直抵天堂之门。

不愿醒来。世纪怕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跨了过去，床榻是诺亚方舟，载着亲密而又陌生的他们，是惟一的男人与女人。可你知道你是你，他知道他是他吗？又一次小憩，为腾跃于温柔之谷养精蓄锐。

中断时间，外部的世界被摒弃和推远，甚至包括那追寻的意义和形而上生活被悬置，问题被悬置，只有眼下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存在。相互沉迷，沉迷中进入古典的圈套。

是什么时候了？恍惚中仍在发问。时间的中断必定是历史的退出，在边缘的茅屋，只有男人与女人的彼此触摸。打开石头的冥顽，在敞开中变为花萼，只有自然的原始意象及其气息。历史，成为身体的这一叙述文本。

是把使命遗忘的日子，在边缘状态，来到野外的麦田。又一次看到了即将收割的麦子，丰盈饱满，匍匐着，一浪又一浪，蛊惑出海妖女神美艳的腰肢。却觉心口有一阵痛，时间流淌出血。

男人和女人都将死，或者说赴死而在，恰如一地金碧辉煌的麦子，割刈殆尽，一茬又一茬倒下，只留下些麦茬，也要放火烧成木灰，而别的什么都没有



了。只有空空荡荡中风的叹息。我们化为瘦红，泥土长出肥绿，就是这样。

我们能够进入历史吗？退出历史的资格是说我们曾经进入。麦子的时间性是说它无法获得历史的恩宠，那么我们，赴死而在的人，历史会宽宏大量地为我们留一席之地吗？

我们原本便没有资格谈论历史的退出或者进入，我们只有资格谈论罪及其爱，我们只有资格触摸身体，这真实的造物。返回个人的真实，有一片静寂之月照朗，通达神秘之域。触摸肉身，这是历史确凿无疑的叙述文本。意义及其使命在哪里？它在每一瞬间的极乐及其个人每天生存的勇气里？

在自然原始的意象中，历史成为一个模糊混沌的背景，在边缘的麦地，我们谛听自己心房的跳动以及身体内部展开的潮起潮落。身旁的这个男人或是女人便是历史性证明，我们曾经活过的这个夏季。我们只可能为这个夏季负责，身体内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肩起了对这个夏季拯救的使命。历史是什么呢？温热的呼吸连同心跳，为时间凭吊，今夕何夕？此一别便是关山千里。明天的你将不再是现在的你。